



钢笔或水笔，在眼前的一张纸或一个本子上记下来，等待其完整成形。他放松地写平常的经验，平凡的呼吸，写中年自甘平庸的诗。2017年，诗集《在词语中间》出版。2020年，《独处时与世界交流的方式》出版。2021年，《三行集》出版。

但张老师仍不认为自己是个诗人。“表面一点说，我不想要诗人的习气；根本上，我不想要诗人的限制。我要随意、自由一点。”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记者采访时，他亦强调：“我实际上不是诗人……很难说我写诗具体是从哪里入手，不过最终的‘成品’，表现的好像都是日常的生活，是一些‘细枝末节’，碎屑的感觉和想法。我对自己没有限定、没有要求，就是当突然有个东西、有个时刻击中了我，不管这件事是大是小，

是现实是虚幻，我可能就被触动，从而写出一首诗来。所以，于我而言，一首诗的诞生是没法计划的，有就有了，没有就没有。我也不会产生‘写不出’的焦虑，顺其自然，随遇而安罢。”

身边写诗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？张新颖的回答是，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一直都有写的人，不少；更多？没有注意。“当然，总归会有诗歌的，会有诗人的。我们需要寻求一种表达的方式，有人选择了‘诗’。我想，或许现在身边的确有许多人在写诗，只是没有张扬，大家还不知道。事实上，诗歌与普通人的联系，比我们想象得要深。一个人与语言的关系，是最长久、最亲密的关系——你很难想象比语言更亲密的东西了，它可以到你的出生陪伴到你的死亡。那么我们通过与语言的关系，不自觉地就跟诗

歌也产生了一个关系。在语言的发展过程当中，诗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参与了语言的塑造、变化等等。一般人不一定对此有很深刻的了解，但恰恰基于此，我们是在‘享用’诗歌的。我也相信，任何一个普通人，偶尔都会迸发出某个特别的、难以命名的时刻，如果他抓住了这种近似‘诗’的时刻，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，他何尝不算潜在的诗人呢。需要指出的是，从现代诗的角度来讲，将‘文字的表达’转换成彻底的、生动的诗意，最好还是有专门意识，受过相关的训练。”

悠悠此心

张新颖有《三行集》，同济大学的张生教授也在写诗：

下图：近年来，王宏图（前排中）一直负责着复旦“创意写作”专业的日常教学和管理工作的。

